

山东大学

---

硕士学位论文

---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与《圣经》创世神话的比较研究

---

姓名：张蕾

---

申请学位级别：硕士

---

专业：世界史

---

指导教师：顾奎斋

---

20080415

## 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包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科研成果。对本文的研究作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声明的法律责任由本人承担。

论文作者签名：张蕾 日期：2008.5.14

## 关于学位论文使用授权的声明

本人同意学校保留或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印刷件和电子版，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山东大学可以将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他复制手段保存论文和汇编本学位论文。

(保密论文在解密后应遵守此规定)

论文作者签名：张蕾 导师签名：顾雪帝 日期：2008.5.14

## 中文摘要

创世神话，作为神话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一直因其神秘的色彩而广泛受到人们的关注与青睐。世界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以及不同民族都有创世神话来揭示世界的起源以及自己民族的起源。而且，如果我们仔细研读不同体系的创世神话，我们就会很容易地发现，不同地区的创世神话都有相似之处，只是相似的程度有所差别。

在人类社会高度发展的今天，了解人类自身发展的历史显得尤为重要。不管我们研究哪个民族、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及文化，神话，特别是创世神话，都是必不可少的宝贵材料。通过研究当地的创世神话，我们可以了解到远古时期的祖先们的生活方式、宗教信仰以及社会发展状况。

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4000 余年的古代两河流域的文明，一直被认为是人类文明的起源；而《圣经》作为基督教的经典著作，则是公认的整个欧洲文明的起源，并已融入今天欧洲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这两种文明中都存在有完整体系的创世神话。前者的创世神话以苏美尔和巴比伦神话为代表。后者的创世神话主要存在于希伯来人的经典著作《圣经·创世纪》中。比较两种创世神话后，我们可以发现，其中存在着大量的相似之处。通过比较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与《圣经》创世神话，我们既可以非常清晰地了解到两个地区的创世神话体系中存在的传承与创新，又可以对当时两个地区各自的社会发展状况以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情况了解地更加清楚。

因此，本文将首先按照不同的创世神话类别来比较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与《圣经》创世神话的相似之处，并详细分析两个不同地区的创世神话会存在如此多相似点的众多原因。接下来，文章将进一步对比两种创世神话，将其中存在的不同之处发掘出来，并揭示这些不同点之所以存在的原因。

**关键词：**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圣经·创世纪》；创世神话

## ABSTRACT

Creation myth, as one of the indispensable parts of myth system, has always been attracting wide attention because of its mysterious features. Different countries, regions and nations throughout the world all contain their own creation myth to explain the origin of the world and their nation. Furthermore, if we study carefully creation myths of different systems, we will easily find out that creation myths from different regions all have similarities, only differing in degree.

At present, our society is highly developed. Therefore, it seems especially important to have some knowledge of our human being development history. No matter which country, nation or region's history and culture we study, myths, especially creation myths, are very important valuable materials. By studying local creation myth, we can know the life style, religious belief and society developing conditions of our ancient ancestors.

The ancient Mesopotamian civilization, which can be traced back to over four thousand years B.C., has always been regarded as the origin of human civilization. *Bible*, as the classical masterpiece of Christian religion, is the widely-accepted origin of the whole European civilization and has permeated into every corner of today's European life. Complete system of creation myths exist in both civilizations. The former takes Sumerian and Babylonian myth as representatives; while the latter mainly exists in the Hebrew classical masterpiece *Bible*. After comparing the ancient Mesopotamian and Biblical creation myths, we can find out a lot of similarities. Through comparing the above two, we can not only clearly know the succession and innovation existed in the creation myth system of these two areas, but also have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separate society developing conditions and the exchange of politics, economics, culture and military affairs between these two areas.

Therefore, this thesis will first compare the similarities between ancient Mesopotamian and Biblical creation myths according to its classification and carefully analyze the reasons causing so many similarities exist. After that, these two kinds of creation myth will be further contrasted, with the purpose of finding out its differences and revealing the reasons resulting these differences.

**Key Words:** Ancient Mesopotamia *Bible Genesis* Creation Myth

## 引 言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又称古代两河流域,指的是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土地。由于其开放的地理位置,众多民族都曾逐鹿并称雄于这片肥沃的新月地区,留下了各自的印记。这其中既包括苏美尔人、阿卡德人、也包括后来的巴比伦人、赫梯人、亚述人、迦勒底人。他们共同将辉煌灿烂的文明展现在我们面前。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最早的学校、最早的图书馆、最早的日历等等。其中,古代两河流域的神话也可以被列为世界神话传说体系的一朵奇葩。而创世神话则是古代两河流域众多神话体系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我们从中不仅可以找到天地与世间万物的来历,还可以找到关于人类自身起源的故事。

《圣经·旧约》原本是犹太教的经典著作。其精华在被基督教吸收之后,一直传承到今天。这部著作主要代表的是古希伯来人的生活变迁、历史演变及思想成果。除宣扬宗教思想,它还集中了古希伯来人的神话传说、史诗故事、歌谣、英雄传说等等。其中第一章《创世纪》则包括了后来流传甚广的几则创世神话,如上帝造万物、伊甸园神话及洪水神话。

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神话被发现并得到广泛研究之前,人们长久以来一直认为《圣经·创世纪》中所讲述的那些创世神话就是最初发现的原版。但是 19 世纪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进行过两次发掘之后,人们才认识到,《圣经·创世纪》中所讲述的几乎所有的创世神话都早已经存在于古代两河流域的历史文献中。第一次发生于 19 世纪中期。这一次,考古学家在底格里斯河岸发掘出 12 块泥板,上面的文字是当时仍很神秘的楔形文字。直到 20 世纪初,考古学家才最终设法释读了这种文字。他们发现这些泥板讲述的是乌鲁克国王吉尔伽美什的故事。而就是在第 11 块泥板上,人们惊奇地发现了与《圣经·创世纪》中几乎完全雷同的洪水故事。第二次发掘同样发生在 19 世纪。英国考古学家发掘出七块泥板,上面讲述的是巴比伦创世神话《埃努玛·埃利什》。在将泥板上的故事成功释读之后,人们才发现,尽管在细节方面存在差别,但其中讲述的天地及世间万物的来历和《圣经·创世纪》中的故事却非常相似。

从这时开始,就出现了众多学者致力于研究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发现的创世神

话与《圣经·创世纪》所讲述的创世神话之间的传承关系。在这方面，首先做出成绩的是国外的学者，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则晚了许多。虽然起步较晚，但是目前国内针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也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就。

国内外对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创世神话影响《圣经》创世神话的研究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针对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与《圣经》创世神话相似之处的研究。

根据创世神话的不同组成部分，对两种创世神话相似点进行过简单比较或只是一带而过的著作主要有：庄锡昌的《西方文化史》、魏庆征的《古代两河流域与西亚神话》、雷蒙德·范·奥弗的《太阳之歌——世界各地创世神话》、矢岛文夫的《世界最古老的神话——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神话》。这些著作都只是简单地提到过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与《圣经》创世神话比较有代表性的几处相似点，例如洪水神话，但并没有形成体系。而对于两种创世神话存在相似之处的原因，这些著作也大多没有提及。

系统比较两种创世神话相似点的代表性著作包括：基斯利·斯诺登的 *Myth and Legend in the Bible* (《〈圣经〉中的神话与传说》)、塞·诺·克雷默的《世界古代神话》、朱维之的《希伯来文化》、让·德鲁莫的 *History of Paradise—The Garden of Eden in Myth and Tradition* (《天堂的历史——神话与传统中的伊甸园》) 以及 S.H.胡克的 *Myth, Ritual, and Kingship—Essays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Kingship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and in Israel* (《神话、宗教仪式和王权——古代近东和以色列王权理论和实践的论文集》)。

首先，在基斯利·斯诺登的 *Myth and Legend in the Bible* (《〈圣经〉中的神话与传说》) 中，作者分章节介绍了《圣经》中的神话，其中就包括创世神话中的天地开辟、人类起源和洪水神话。作者在分析《圣经》神话的过程中，提到了相似内容的美索不达米亚神话故事，并对两者加以比较。作者不仅比较了相似点，还比较了不同点，并在一定程度上分析了两者相似的原因。但是这部著作也有其局限性，即作者对于两种创世神话不同类别的相似点和不同点的比较以及原因的分析没有形成体系，详略不一。例如，在比较洪水神话的时候，作者更多强调的是不同点的存在，而在天地开辟神话中，作者更多关注相似点及其产生的原因。

接下来是塞·诺·克雷默的《世界古代神话》。这部著作详细论述了古代两河

流域的乐园神话与《圣经》伊甸园神话的众多相似之处，其中不乏许多独创性的见解，特别是对于伊甸园位置的推测和《圣经》中女性以肋骨而成的原因的分析。这些见解还被魏庆征引用用于其《古代两河流域与西亚神话》。

第三本书是朱维之的《希伯来文化》。《希伯来文化》最有特色的地方在于它按照创世神话的不同分类系统比较了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与《圣经》创世神话的相似之处。

接下来关注让·德鲁莫的 *History of Paradise—The Garden of Eden in Myth and Tradition* (《天堂的历史——神话与传统中的伊甸园》)。这本书主要从历史角度分析了天堂，其中就包括《圣经》中的伊甸园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乐园神话的比较。在比较两者相似点的时候，作者注意到了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不同历史时期乐园神话的演变——从苏美尔时期的迪尔蒙岛到巴比伦时期的乐园。在比较两者不同点的时候，作者提出了几个非常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观点。例如：伊甸园中象征善恶的独一无二的智慧树；水的引入在事实上成为允许文明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是，由于作者的主要目的并不是比较两种乐园神话，因此，作者的分析大有让人意犹未尽的感觉。

最后，我们将注意力放在胡克的 *Myth, Ritual, and Kingship Essays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Kingship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and in Israel* (《神话、宗教仪式和王权——古代近东和以色列王权理论和实践的论文集》)。在这部论文集中，每篇文章都有各自的特色，此处我们仅就与本文密切相关的《早期希伯来神话及其解释》(*Early Hebrew Myths and Their Interpretation*)来加以分析。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详细介绍了研究希伯来神话的各个学派及其主要观点，并试图梳理希伯来神话发展的脉络。其中以盖克尔为代表的学派善于将希伯来神话与周边地区的神话进行比较，通过不同神话体系中的相似点来追踪希伯来神话的源头。而追踪的结论一般都是希伯来神话来源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神话。因此，作者的梳理也穿插着希伯来神话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神话的比较，其中许多观点非常新颖而且独特。例如：天堂中的生命之树与生命之水均来自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上帝的身份、显灵的方式、居住地等也都是受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影响。此篇文章的局限性主要在于：由于作者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希伯来神话，因此我们只能从作者的字里行间去捕捉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神话与希伯来神

话相似之处的信息，这对于作者详实庞杂的论述来说，有时候是相当困难的。

在系统比较两种创世神话相似点方面，最具有代表性的文章则是乔治·巴顿的 *Were the Biblical Foundations of Christian Theology Derived from Babylonia* (《基督教神学的圣经基础是否来源于巴比伦尼亚》)、王绍武的《公元前第三千纪初两河流域的大洪水》、孙承熙的《巴比伦泥板书、〈旧约·创世纪〉和〈古兰经〉中创世神话之比较——兼论闪族宗教观的演变》和李佳玲的《希伯来与西亚、北非创世神话之比较》。

《基督教神学的圣经基础是否来源于巴比伦尼亚》的作者在论证《圣经》是否来源于巴比伦的时候，着重比较了巴比伦创世神话《埃努玛·埃利什》与《圣经》创世神话的相似点和不同点，其中许多观点颇有独到之处。例如上帝七天造世界的来历。在进行完比较之后，作者还从《圣经》作者的写作背景的角度推测了两者之所以会大体情节相似，具体细节又存在差别的原因，即《圣经》作者应该对于巴比伦创世神话非常熟悉。他或者居住在巴比伦，阅读过相应楔形文字的记载；或者听过别人的口头讲述。这是因为在编撰自己的故事时，作者除了模仿，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发挥。例如：《圣经》作者保留了巴比伦创世神话中神造空气、造各种天体、造人的情节，但将第四块泥板讲述的空气中的制造提前到了第二天；将第五块泥板各种天体的制造改到了第四天；但第六块泥板中人的制造仍然保留在第六天。又如：在《埃努玛·埃利什》的乐园神话和《圣经》伊甸园神话中，都有守卫来看守乐园。但在《埃努玛·埃利什》中，守卫的职能是允许人类进入并防止其逃脱；而在伊甸园神话中，守卫是在亚当被驱逐出伊甸园之后，为防止其回归才得以安置。这篇文章的局限性在于：作者只是比较了巴比伦创世神话的代表作《埃努玛·埃利什》与《圣经》创世神话，对于这一时期其它创世神话情节与片断均未涉及，因此作者的结论似乎有不够全面之嫌。

《公元前第三千纪初两河流域的大洪水》以洪水神话为题，其特色在于它不仅比较了古代两河流域的洪水神话与《圣经》洪水神话的相似之处，而且对于古代两河流域不同历史时期洪水神话的不同版本也进行了比较，从而使读者能够清晰地把握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洪水神话传承与改变的脉络。

《巴比伦泥板书、〈旧约·创世纪〉和〈古兰经〉中创世神话之比较》的作者在比较巴比伦泥板书与《旧约·创世纪》创世神话的时候，首先非常详细地总

结了巴比伦和亚述时期不同版本的创世神话，这其中既包括天地形成神话，又包括人类起源神话和洪水神话。之后，作者系统比较了两种创世神话的相似点并阐述了前者影响后者的两大原因，即希伯来民族的西迁和屡次遭受两河流域异族入侵。这在极少数分析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与《圣经》创世神话相似原因的著作中，是非常难得的。接下来作者还论述了巴比伦创世神话与《圣经》创世神话最大的区别，即多神论向一神论的转变。总体上来讲，这篇文章在众多比较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与《圣经》创世神话的著作中是比较突出的，作者的论述也比较深入。

《希伯来与西亚、北非创世神话之比较》最有特色的地方在于作者打破了常规创世神话分类的标准，从原始混沌、二元对立的宇宙观、无性繁殖和语言创世以及人神关系这四个方面比较了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与《圣经》创世神话。作者还通过分析西亚与希伯来不同的自然环境，推断出希伯来神话是在西亚神话的影响下形成的。作者的这一观点在比较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与《圣经》创世神话的众多作品中是非常独特的。

二是对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与《圣经》创世神话之间存在的差别以及产生差别的原因的研究。这方面除了上文提到过的文章和著作之外，我们还需要额外关注两篇文章：刘舸的《上帝的权威——希伯来神话对巴比伦神话的吸收、改造及原因》和曾琼的《试论古希腊《旧约》文学中神人关系的悖反——与古代西亚两河流域文学比较的视野》。其中前者也详细论述了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与《圣经》创世神话的相似之处，但在其接下来的分析中，作者却着重论述了《圣经》创世神话中出现的众多变化及其产生的原因。而后者也对古代两河流域的创世神话与《圣经》创世神话进行了比较，但作者着重比较的是两种神话体系中神人关系的矛盾之处，并详细分析了出现神人悖反这种现象的原因。

纵观以上著述，我们可以看出，虽然以上众多文献都多多少少比较过古代两河流域的创世神话与《圣经》创世神话，但却没有任何一篇详细分析过前者对后者产生重大影响的原因。因此，本论文在系统比较两种创世神话的同时，将通过分析古代两河流域当时的自然条件以及政治、经济、军事、对外交流等状况来得出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创世神话对《圣经》创世神话产生重大影响的原因。这也是这篇论文的创新点和最浓墨重彩的地方。

## 第一章 神话与创世神话

### 一、神话

神话，虽然是普通的字眼，但却有着最为丰富的内涵。从字面上理解，神话就是一切不可能实现的、虚幻的故事的代名词。从学术上理解，神话主要是指在原始社会中，人类用幻想的形式，并按照自己的心理与愿望，对自然和社会潜在力量所进行的描摹、解释与传述的故事。简言之，神话就是关于神们超凡行为的故事。<sup>①</sup>

神话与原始宗教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神话中的主人公，往往就是原始宗教中的神。这是因为神话与宗教的产生，有着共同的社会心理因素与思维能力，那就是对大自然的神秘感与一定的想像力。恩格斯说：“在原始人看来，自然力是某种异己的、神秘的、超越一切的东西……他们用人格化的方法来同化自然力。正是这种人格化的欲望，到处创造了许多神。”<sup>②</sup>神产生了，也就随之产生了神话。正是基于神话与宗教之间这种密切的关系，有的人甚至把神话等同于宗教。这种观点却是错误的。神话虽然与宗教非常相似，但神话却决不是宗教。宗教需要首领、仪式、庙堂等元素，而神话却不需要这些条件。神话的内容更为广泛、丰富。神话里面不仅有各种神，而且还包含有关于天上、地下和水里各种各样的自然现象以及不同种类的植物、动物、昆虫等所有已存在的万物的来历和故事。神话的叙述方法也更为多样，故事、寓言、诗歌、史诗等文学体裁都可以被用来实现作者的意图，因此，神话也具有一定的文学性。

### 二、创世神话

按照神话的定义，创世神话可以被理解为在原始社会中，人类用幻想的形式，并按照自己的心理与愿望，对宇宙、世间万物及人类起源所进行的描摹、解释与传述的故事。简言之，创世神话就是关于万物起源的神话。创世神话是神话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许多神话都是从创世神话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世界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以及不同民族，都有自己五彩缤纷的创世神话。

<sup>①</sup> 陶阳、牟钟秀，《中国创世神话》，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sup>②</sup> 陶阳、牟钟秀，《中国创世神话》，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创世神话的内容主要包括天地的形成、人类的起源、天象的来历等等。

首先是天地形成神话。天地的形成，是创世神话的基本内容之一。世界各国的创世神话都有天地形成神话。在天地形成神话中，最常见的情节为神开辟天地的类型。也有的创世神话认为天地从一开始就存在。天地形成神话在创世神话中占有非常特殊的地位。这是因为天地是人类和万物赖以生存的空间，原始人在编织系列创世神话时，首先要解答万物赖以存在的场所问题，这是很自然的。<sup>①</sup>

其次是天象起源神话。天象起源神话主要指的是风雨雷电云、日月星辰等自然现象和各种天体的来历，也是创世神话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因为自然界中的各种现象与人类的生活密切相关。有时会给人以温暖，甚至生命，例如水。没有水，人就无法生存。有时却又会给人类带来无穷的灾难。洪水的泛滥就是人类无法承受也无法解决的灾难。作为无力解决这些问题的我们的原始祖先，只好发挥他们的想像力，设想各种自然现象的来源，并借此来膜拜他们，祈求灾难不要降临在他们身上。天象起源神话也同样存在多种说法。例如天神制造说、天神生出说。

第三是人类起源神话。人类起源神话也是创世神话的基本内容之一，甚至可以被看作是创世神话的核心部分，其主要内容就是讲述人的形成方式。人类起源神话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人才是整个世界及宇宙的主角。所有的创世神话也都是人创造出来的。没有人，一切均无从谈起。因此，人类在想像自己起源的时候，肯定要花费格外多的心思，并进行各种各样的设想。关于人类的起源，我们可以找到多种说法，例如天神制造说、天神生出说、动物演化说等等。

在世界各国的创世神话中，还有相当数量的洪水再造人类神话。这类神话讲述洪水把世间的人类淹没，只留下一两个人做人种，这些人种再度繁衍了人类。这类神话与普通洪水神话不同，它的重点不是讲洪水泛滥情况，而在于人类再度繁衍的过程，实质是人类的再造。因此，这类洪水神话也应被归入人类起源神话。这类神话可以说是人类起源神话的续篇，它和大地上第一次产生人类的神话一起，组成了完整的人类起源神话。<sup>②</sup>但是由于洪水神话故事情节相对独立而且完整，因此在本文中，洪水神话被作为单独的神话类别来加以分析。

<sup>①</sup> 陶阳、牟钟秀，《中国创世神话》，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页。

<sup>②</sup> 陶阳、牟钟秀，《中国创世神话》，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10页。

## 第二章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与《圣经》创世神话的相似点

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与《圣经》创世神话中，均包含上述创世神话的主要类别。而且我们在每个神话类别中都可以找到大量的相似点。关于两种创世神话的传承关系，我们可以引用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论断：“……圣经中全部有关创世和洪水的故事，都被证实是犹太人同巴比伦人、迦勒底人和亚述人所共有的一段古代异教的宗教传说。”<sup>①</sup>莱比锡大学亚述学教授海因里希·齐默恩也从神话产生的背景的角度阐述了希伯来人的创世神话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创世神话之所以会密切相关的原因。他想像了神话从中产生的远古时期的祖先们的生活环境：在漫长的严冬期间，由于暴雨，巴比伦平原看上去就像海洋，这在巴比伦语中就是提亚玛特（Tiamtu）。接下来春天终于到来。这一时期，春天的太阳神（马尔都克）使大地焕然一新，并借助其强光将提亚玛特的水域分开，把它们部分向上送入天空成为云朵，部分向下送入河流与运河。因此，早期巴比伦人认为，这肯定是马尔都克与提亚玛特战斗之后的第一个春天，因为有序的世界是在他们的战斗之后才形成的。或者（因为马尔都克也是清晨太阳神）正如太阳每天早晨穿越并征服无边的海洋，并从夜晚的喧嚣之中促使天堂首先出现，随后是地球，因此天堂和地球肯定首先出现在万物伊始的早上。而如果让我们从希伯来角度来想像相似的神话起源则希望渺茫。图画要求以冲击平原作为其背景，巴比伦恰恰可以扮演这一角色，而巴勒斯坦或叙利亚—阿拉伯沙漠却无此能力。它还进一步要求一位代表春日或清晨太阳的特殊的神灵，例如马尔都克可以充当这一角色而耶和华却不可以。<sup>②</sup>

### 一、天地形成

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从苏美尔、阿卡德时期的神话到巴比伦、亚述时期的神话，都对天地的形成进行过或详或略的描述。在苏美尔时期，尚没有完整的天地形成神话。但在部分苏美尔文学作品中，我们却可以找到一些有关天地开辟的片段。例如：神话《吉尔伽美什、恩奇都与冥府》的开头提到：“当天空从大地

<sup>①</sup>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2页。

<sup>②</sup> Keighley Snowden, *Myth and Legend in the Bible*, Watts & Co., 1915, P35.

移开时，大地从天空分离时，在人类的名字确定时，天神安带走了天空，空气神恩利尔带走了大地。”上述神话片段表明，天地最初是合在一起的。天神安和空气神恩利尔是天地形成的主角。苏美尔赞美诗《锄之歌》的开头则提到：“他（恩利尔）不仅使世界出现时就具备了完备的形态，而且为了使人类生长，赶紧使天与地分离开来。”在这里，天地最初也是连在一起的，只是负责将天地分开的主角变成了恩利尔。<sup>①</sup>到了巴比伦时期，天地形成神话也存在着不同的版本，但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埃努玛·埃利什》中的记载：“（当）原初的阿普苏，他们的父亲（存在），（尚有）母亲提亚玛特，一切的生育者；（当）他们的水仍浑然难分，（以及）陆地尚未形成，（甚至）尚无一沼泽见之于世”<sup>②</sup>。“马尔都克…将这一贝壳状物（提亚玛特的尸体）分为两半，将其一半安置于上方，（以其）造天宇。”<sup>③</sup>在这个版本中，宇宙最初也是只有水存在，只是天地开辟的主角换成了马尔都克。而在《圣经·创世纪》中，同样存在天地形成神话。在这个神话中，世界最初的形态被描述为“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对于开天辟地的环节是这样叙述的：“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神称空气为天。”

仔细对比以上各种叙述，我们可以发现，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和《圣经》的天地形成神话中，宇宙最初都是只有水存在的混沌一团，没有天也没有地。然后由某位有着超凡能力的神把天地分开，才有了现在这样的世界与滋生万物的大地。这位神从苏美尔神话中的天神安和空气神恩利尔发展到古巴比伦神话中的马尔都克，又进一步发展到《圣经·创世纪》中的上帝耶和华。

其次，在古巴比伦创世神话和《圣经》创世神话中，天与地之间都有分界线存在。在《埃努玛·埃利什》中，充当分界线的是提亚玛特的尸体，而在《圣经》创世神话中，这一使命则由空气来完成。

第三，Tehom（深渊）这一单词正是来自于巴比伦创世神话中提亚玛特的名字 Tiamat。<sup>④</sup>

此外，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和《圣经》创世神话都有神与怪物（龙）作斗争的

<sup>①</sup> 国洪更，《古代两河流域的创世神话与历史》，《世界历史》，2006年第4期，第80页。

<sup>②</sup> 魏庆征，《古代两河流域与西亚神话》，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页。

<sup>③</sup> 魏庆征，《古代两河流域与西亚神话》，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5页。

<sup>④</sup> S.H. Hooke, *Myth, Ritual, and Kingship Essays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Kingship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and in Israel*, the Clarendon Press, 1958, P173.

情节。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创世神话中，这一故事情节以《埃努玛·埃利什》为代表。在《埃努玛·埃利什》中，马尔都克与提亚玛特进行斗争，在将其打败并杀死后，才将宇宙混沌状态打破并造出天地。提亚玛特的形象正是一七首妖龙。而《圣经》虽然是以上帝造世界为开端，但如果我们仔细阅读全文，我们也可以找到多个间接讲述上帝与代表最初混沌状态的海中怪兽作斗争的片断，上帝也是在将怪物杀死后才开天辟地的。其中最典型的片断出现在《诗篇》第74章。“你曾用能力将海分开，将水中大鱼的头打破。你曾砸碎鳄鱼的头，把他给旷野的禽兽为食物。（禽兽原文作民）你曾分裂磐石，水便成了溪河，你使长流的江河干了”。比较这些记述，我们可以发现其中也存在许多相似之处。

首先，提亚玛特与上帝杀死的海中怪兽(Leviathan)都是多头怪物。其次，在与怪物做斗争之前，上帝对怪物进行训斥。“他斥责海，使海干了，使一切江河干涸”。（《那鸿书》1.4）而马尔都克在与提亚玛特进行斗争之前，也曾对她进行诅咒。第三，两段斗争都以神的战胜为最终结果。<sup>①</sup>

## 二、天象起源

天象起源神话，作为创世神话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存在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和《圣经》创世神话中。两种创世神话都详细讲述了各种自然现象的来历。

首先，在自然现象的形成方式上，两种创世神话存在着共同之处，即都是神造说。在古巴比伦创世神话《埃努玛·埃利什》中，完成这一使命的是马尔都克。而在《圣经·创世纪》中，它们的出现都必须归功于唯一的神——上帝耶和华。

其次，在自然现象的形成顺序上，虽然细节方面存在差异，两种创世神话也是大体相似的。

在《埃努玛·埃利什》中，马尔都克造物的顺序为日月星辰—风云雨露—山脉河流。“他（马尔都克）为诸神安排位置，并因其与星座的相似之处而将其确定为黄道带的星座。他制定了年并将其分成不同的部分；他为十二个月份中的每一个设立了三个星座。在通过天堂诸神确定了一年中的天数之后，他指定了北极星的位置来决定他们的界限，以便于没有人会犯错或迷失方向。…他用她的腹部建立了天顶。他使得月亮发光，并将黑夜指派给他。他将他任命为夜的精灵来表示夜晚，并通过其顶部不间断的变化来标志每一个月份。…（马尔都克制造出月

<sup>①</sup> S.H. Hooke, *Myth, Ritual, and Kingship Essays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Kingship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and in Israel*, the Clarendon Press, 1958, P170-173.

亮之后，又创造了太阳（沙马什），并设置了太阳神航行的道路。）在他将白天指派给沙马什，并确立了日夜的分界线之后，马尔都克用提亚玛特的水流，制造了云并使其充满水，又制造了风，并带来了雨和寒冷，制造了烟雾，…他（马尔都克）把他（提亚玛特）的头固定制造出大山，…又让提亚玛特的两眼流出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他在她胸部的地方制造了高山，从中挖出泉水以使并将水带到其它地方。”

在《圣经·创世纪》中，上帝造物的顺序则为：昼夜—天地—海洋陆地—日月星辰。“1:1 起初神创造天地。…1:3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1:5 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1:6 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1:7 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1:8 神称空气为天。…1:9 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1:10 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1:14 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作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1:15 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1:16 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

还有人提出，《埃努玛·埃利什》共有七块。这也正是《圣经·创世纪》中上帝七天造世界的由来。<sup>①</sup>

### 三、人类起源

人类起源神话有众多类型，其中最常见的就是神造说。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和《圣经》创世神话中，都有人类起源神话，而且都是属于神造说。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人类起源神话有多个版本，但大都属于主神创造，副神协助的类型。仅在苏美尔时期的文学作品中，我们就可以找到多个描述人类起源的故事。在《锄之歌》中，恩利尔“把最初的人类模型放到砖模里”，像种庄稼一样种出了人类。在《恩基与宁玛赫》中，众神由于不堪忍受繁重的体力劳动，酝酿暴动。恩基在母神纳穆的要求下创造出了供胎儿生长发育的卵巢，并告诉母神纳穆造人的具体步骤。因此，恩基是这个版本的造人神话的主角，而母神纳穆也在创造人类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苏美尔洪水神话中也保留了一些人类起源的信息：“安、恩利尔和宁胡尔萨格创造出黑头发的人类以后，动物也繁殖起来，各种各样的四足动物把大地装扮得生机勃勃。”在这个版本的人类起源神话中，

<sup>①</sup> George A. Barton, *Were the Biblical Foundations of Christian Theology Derived from Babylonia*, Beyn Mawr College, 1915-1920, P93.

造人的工作是由安、恩利尔和宁胡尔萨格三位大神共同完成的。<sup>①</sup>

在古巴比伦时期，也有多部涉及人类起源的作品。公元前 2000 年代的一则关于生育的符咒记载了造人的简单过程。创造神玛弥受大神埃阿和其他天神的委托创造人类。玛弥决定用泥土造出人样，然后再混入鲜血使人获得生命。于是埃阿处死了一个天神，用他的鲜血混入泥土造人。<sup>②</sup>在《马尔都克创造世界》中，马尔都克与阿茹茹一起创造了人类和各种各样的动植物。马尔都克“将一根芦苇放在水面，他造了尘土，将其倾倒在芦苇旁边……他有可能使诸神居住于自己期待的地方，他创造了人类”；“他缔造了田间的野兽和生物”；“他还创造了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草地、芦苇、药草和树木、土地、沼泽和湿地、奶牛、山羊等等。”<sup>③</sup>而在巴比伦最著名的创世神话《埃努玛·埃利什》中，天神之王马尔都克在造了天地万物之后，为了使众神免除繁重的体力劳作，又在父亲埃阿的帮助下，用泥土和叛军首领金古的血造人。“在他们将他（金古）捆绑，并将他押送到埃阿面前；他们宣判其死刑，将他的血（管）割断。诸神以其血造人。”<sup>④</sup>

以《圣经·创世纪》为代表的古希伯来人类起源神话属于神单独创造的类型。上帝用泥土造出人类始祖亚当，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亚当就成了有灵魂的活人。“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神在造出第一个人亚当之后，又从亚当身上取下一根肋骨，为其造了伴侣夏娃：“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她到那人跟前。”

在造人的介质上，两种创世神话也有相似之处，即都利用了神本身的一些元素。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创世神话中，神的血是必不可少的造人的材料。而在《圣经·创世纪》中，亚当的最终形成也离不开上帝的“生气”。此外，在造人的过

<sup>①</sup> 国洪更，《古代两河流域的创世神话与历史》，《世界历史》，2006年第4期，第80页。

<sup>②</sup> 孙承熙，《巴比伦泥板书、〈旧约·创世纪〉和〈古兰经〉中创世神话之比较——兼论闪族宗教观的演变》，《国外文学》，1993年第2期，第82页。

<sup>③</sup> Donald A. Mackenzie, *Myths of Babylonia and Assyria*, The Gresham Publishing Company Ltd, 1937, P148-149.

<sup>④</sup> 魏庆征，《古代两河流域与西亚神话》，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6页。

程中，泥土这种材料也被多次采用。泥土造人，是对现实世界的折光反映。由于当时农牧业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土地的重要性也越来越多地为人们所知。而泥土，作为土地与耕作必不可少的材料，也受到了人们的青睐。因此，人们在想象人类的起源的时候，泥土就顺其自然成为必需的材料。

#### 四、洪水

洪水神话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与《圣经》创世神话中相似程度最高，研究也最为深入的部分。绝大多数学者在研究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创世神话对《圣经》创世神话的影响时，都会程度不一地涉及到洪水神话中的相似点。平奇斯教授论述到：“它（《圣经》中的洪水神话）构成了与巴比伦记载很好的比较的主题。两者在所有的要点上都非常相似，虽然在许多小的细节上存在差别。”<sup>①</sup>在《吉尔伽美什史诗》中，吉尔伽美什为寻求永生长途跋涉去寻找他的祖先乌特纳皮什提。但在到达乌特纳皮什提的居住地之后，吉尔伽美什却被告知了一场曾经席卷整个世界的洪水灾难。很久以前，诸神由于对人类不满意，决定发动洪水来毁灭人类。只有乌特纳皮什提在水神埃阿的提示下得以幸存。而在《圣经·创世纪》中，由于上帝对人类粗暴的行为不满意，也曾经发动过一次洪水灾难来毁灭人类。只有挪亚被上帝选中幸运地躲过这场灾难。比较两段叙述，我们可以发现其中存在着大量的相似点：

首先，在洪水起因问题上，两种神话都属于天帝惩罚型。

在《吉尔伽美什史诗》中，乌特纳皮什提曾提到洪水的起因。诸神因为人类没有将惯常的祭祀奉上而被激怒。为了惩罚人类，诸神“唆使招致洪水”，企图将一切毁灭<sup>②</sup>；而在《圣经·创世纪》中，人类自从来到地上犯下了众多的恶：“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是恶”；“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正是为了惩罚人类，上帝才决定发动一场灾难，将地球上的一切毁灭。“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

其次，在毁灭世界的方式上，神都选择了通过一场大的洪水灾难来毁灭世界

<sup>①</sup> Donald A. Mackenzie, *Myths of Babylonia and Assyria*, The Gresham Publishing Company Ltd, 1937, P198-199.

<sup>②</sup> Keighley Snowden, *Myth and Legend in the Bible*, Watts & Co., 1915, P64.

上所有的生命。

从上文可以看出，在《吉尔伽美什史诗》中，诸神存心招致的是洪水；而在《圣经·创世纪》中，上帝决定发动借以毁灭人类的同样是洪水。上帝耶和华说：“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

第三，在这场灾难中，都有人被神选中而得以幸存，而且得以保全性命的还有各种有生命的活物。

在《吉尔伽美什史诗》中，善良的水神埃阿对乌特纳皮什提说：“舒里帕克人，乌巴尔一图图之子，立即搬家，建造舟船，...拯救性命！”。而乌特纳皮什提则把“所有的一切生物，装入船中”，并让他的“全家和全族登上舟船，让牲畜和草原兽类，让所有能工巧匠登上船”；而在《圣经·创世纪》中，挪亚则被上帝选中来保存生命。上帝对挪亚说：“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样两个，一公一母，你要带进方舟，好在你那里保全生命”；“飞鸟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每样两个，要到你那里，好保全生命。”

第三，在躲避灾难的载体上，两种创世神话都选择了船作为避难所，而且船的细节描述的都很仔细。

在《吉尔伽美什史诗》中，埃阿对乌特纳皮什提是这样说的：“你所造的那只船，船体要呈四方形，其宽度与长度相等”。乌特纳皮什提自己是这样陈述的：“五天五夜，我安装船之骨架；其面积约三分之一公顷，其舷高一百二十肘，其上层之边各一百二十肘。我安装边框，划出边线：在船上安装六块船板，从而将船分为七个部分，船底分为九底舱，在船体上装好划水所用木桨，选好舵，放置器物”；而在《圣经·创世纪》中，上帝是这样要求的：“你要用歌斐木造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地造，里外抹上松香”；“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要长三百肘，宽五十肘，高三十肘”；“方舟上边要留透光处，高一肘。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方舟要分上，中，下三层。”

第四，在洪水退却之后，船停泊的地点相似。

在《吉尔伽美什史诗》中，大船停泊在尼希尔山上。“在尼希尔山，船停了下来”；而在《圣经·创世纪》中，方舟则停在亚拉腊山上。“七月十七日，方舟停在亚拉腊山上。”

第五，洪水退却之后，两艘船都打开了窗户。在《吉尔伽美什史诗》中，乌特纳皮什提打开的是气孔；而在《圣经·创世纪》中，挪亚则在四十天之后，打开了方舟的窗户，

第六，在船停到山顶后，都有鸟类被放出来试探外部情况。起初，在没有找到落脚地之前，它们都会返回大船。后来当它们发现外部世界已经可以落脚时，就不再飞回。而这一行为都使幸存者明白，洪水已经退却。《吉尔伽美什史诗》是这样描述的：“第七天降临，我取出鸽子，放它飞去；鸽子飞去，又返回：没有找到落脚之地，因而复返。我取出燕子，放它飞去；燕子飞去，又返回：没有找到落脚之地，因而复返。我取出渡鸟，放它飞去；渡鸟飞去，看到洪水下落，它没有复返”；<sup>①</sup>而《圣经·创世纪》的记载如下：“8:7（挪亚）放出一只乌鸦去。那乌鸦飞来飞去，直到地上的水都乾了。8:8 他又放出一只鸽子去，要看看水从地上退了没有。8:9 但遍地上都是水，鸽子找不着落脚之地，就回到方舟挪亚那里，挪亚伸手把鸽子接进方舟来。8:10 他又等了七天，再把鸽子从方舟放出去。8:11 到了晚上，鸽子回到他那里，嘴里叼着一个新拧下来的橄榄叶子，挪亚就知道地上的水退了。8:12 他又等了七天，放出鸽子去，鸽子就不再回来了。”

类似的故事也存在于苏美尔人的文学中。传说神为了惩罚人类的罪恶，用洪水来毁灭一切生物。只有虔诚畏神的英雄赛苏陀罗得到安启神的启示，迁居到预先建造的船上，从而逃脱了这一劫难。

## 五、其它

古代两河流域的神话和《圣经·创世纪》中都有关于乐园的记载。

古代苏美尔神话中的乐园名为迪尔蒙。相传，迪尔蒙为一“洁净”、“无秽”和“光明”的境域；为一“生者的境域”，从不知有疾病和死亡。然而，那里的淡水却十分匮乏；而淡水又为动物、植物生存所不可或缺。于是，司水的大神恩基命太阳神乌图从世间将淡水引到迪尔蒙。这样一来，迪尔蒙就成为田野富饶、草场丰美的神域。<sup>②</sup>

古代苏美尔叙事诗对迪尔蒙岛的描述如下：此间纯净，此间一尘不染。…在迪尔蒙，乌鸦不呱呱吵嚷。鸢不凄厉地尖叫，狮子从不伤害，狼不捕食羔羊；犬

<sup>①</sup> 魏庆征，《古代两河流域与西亚神话》，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0-145页。

<sup>②</sup> 塞·诺·克宙默著，魏庆征译，《世界古代神话》，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81页。

不追逐静卧的山羊；飞禽不（遗弃）其幼雏。没有何者让鸽子远避。没有人说：“眼染疾病，眼染疾病。”没有人说：“头痛，头痛。”没有人对老年妇女说：“你是老嫗。”没有人对老年男人说：“你是老叟。”……没有王侯无怜悯之心。……迪尔蒙饮水充足。他的苦水井成为甜水井。田野里五谷丰登。他的境域成为世间邈远之所。迪尔蒙成为世间邈远之所。……太阳神光辉四射。<sup>①</sup>

除了迪尔蒙本身，迪尔蒙乐土上发生的故事同样值得我们关注。这就是大神恩基与女神宁胡尔萨格的故事。相传，在经历了繁复的过程之后，苏美尔众神之母宁胡尔萨格培育了八种植物，并使之呈现于世。然而，上述种种植物，却被恩基逐个加以品尝。宁胡尔萨格为此大怒，遂对恩基施以致命的诅咒并从此消失。结果宁胡尔萨格的诅咒完全应验。恩基身染重病，八种器官日渐衰竭，生命危在旦夕。正在大家绝望之时，一只狐狸将宁胡尔萨格寻回。宁胡尔萨格在众神哀求之下终于回心转意，唤来八位医疗之神治愈恩基。

在巴比伦神话中，我们同样可以找到乐园的神话。在一个乐园中有生命之树和生命之水，第一个人阿达帕却被禁止品尝他们。而且令人奇怪的是，他的错误在于他按照被要求的做了，从而失去了获得永生的机会。水神埃阿是非常不诚实的，因为埃阿告知阿达帕如果他品尝了生命之树和生命之水，他就会死去。<sup>②</sup>

巴比伦最著名的创世神话《埃努玛·埃利什》也有关于伊甸园的片断。人在被造出之后，被放于地球上的一个大乐园，其上下各有 20 名伟大的神灵。诸神还安排了一名守卫，以便于人类不能逃脱，并在这个宽大的乐园中设立了一处圣所。人在乐园中耕作并在圣所里向诸神奉以盛宴和祭祀，以此来让他们获得满足。<sup>③</sup>

此外，巴比伦叙事诗《吉尔伽美什史诗》中同样包含有关于生命永恒的情节。

在《吉尔伽美什史诗》中，吉尔伽美什在得到乌特纳皮什提的提醒之后，出发去寻找可以使人永远保持年轻的花。在得到此花之后，却被蛇偷走。《吉尔伽美什史诗》的记载如下：“乌特纳皮什提说道：我要将花的奥秘告诉你：这种花——犹如海底的刺花李，如果这种花为你所获得，你将永远年轻。”“吉尔伽美什……获得此花。……（在途中休息的时候）吉尔伽美什看到水渊，……他走了

<sup>①</sup> 魏庆征，《古代两河流域与西亚神话》，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8-439页。

<sup>②</sup> Keighley Snowden, *Myth and Legend in the Bible*, Watts&Co., 1915, P39.

<sup>③</sup> George A. Barton, *Were the Biblical Foundations of Christian Theology Derived from Babylonia*, Beyn Mawr College, 1915-1920, P89.

下去，浸入水中。一条花蛇，嗅到香味，从洞中爬出，将花拖走，返回洞中，蜕去蛇皮。”<sup>①</sup>

比较这些神话片断与《圣经·创世纪》中伊甸园的故事，我们可以发现其中存在有大量的相似点。

第一，故事发生的地点都是在乐园或天堂。苏美尔的天堂在迪尔蒙。正是迪尔蒙，被后来的巴比伦人理解为他们的“生者境域”以及永生者所在之地；而《圣经·创世纪》中的天堂也被描述为一园林，位于东方的伊甸园，并成为四条“世界大河”（包括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发源地。<sup>②</sup>《圣经·创世纪》详细描述了伊甸园的位置。“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第一道名叫比逊，就是环绕哈腓拉全地的”；“第二道河名叫基训，就是环绕古实全地的”；“第三道河名叫西底结，流在亚述的东边。第四道河就是伯拉河”。此外，伊甸园（Eden）最初正是位于东方的巴比伦平原（the Babylonian edennu）。<sup>③</sup>

第二，乐园最初都没有水，都是在神的指示和努力下，水的问题才得以解决，而且浇灌天堂的水都是来自地面。在苏美尔神话中，迪尔蒙岛最初是缺水的，因此，大神恩基命太阳神乌图从世间将淡水引到迪尔蒙；而在《圣经·创世纪》中，最初，“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因此，“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也没有人耕地”。之后，上帝将水引入天堂，其方式也是“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即从地面上引水。

第三，都曾有人食用被禁用的果实。苏美尔神话中的恩基和《圣经·创世纪》中的亚当和夏娃都是如此。“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

第四，食用禁果的人都被施与了诅咒。苏美尔神话中恩基的八种器官因受诅咒而衰竭，濒临死亡；《圣经·创世纪》中的蛇被诅咒“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上帝又诅咒它和女人彼此为仇，它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蛇则要伤她的脚跟。夏娃被诅咒多多加增怀胎的苦楚，“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必恋慕她的丈夫，她的丈夫必管辖她。而亚当则被诅咒为

<sup>①</sup> 魏庆征，《古代两河流域与西亚神话》，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0-151页。

<sup>②</sup> 塞·诺·克雷默著，魏庆征译，《世界古代神话》，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82页。

<sup>③</sup> George A. Barton, *Were the Biblical Foundations of Christian Theology Derived from Babylonia*, Beyn Mawr College, 1915-1920, P92.

“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他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他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他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他归了土”。

第五，女性以肋骨而成的原因。在苏美尔神话中，为治愈恩基肋部而造之神名为宁提。宁提(Ninti)名字中的提(ti)具有双重含义，即“肋骨”和“生命”。因此，宁提可以被解释为“肋骨的女性”或“生命的女性”；而在《圣经·创世纪》中，夏娃正是由亚当的肋骨构成。此外，夏娃在最初的闪族语言中的形式(Hawah)的含义正是生命。<sup>①</sup>

第六，这几种记载中都有圣果。《圣经·创世纪》中的圣果包括智慧树上的果实和生命树上的果实；而在《吉尔伽美什史诗》中，吉尔伽美什所获得的正是生命之花。在阿达帕的故事中，神灵保护的也是可以使人永生的生命树。

第七，蛇都扮演了抢夺圣果的角色。在《吉尔伽美什史诗》中，蛇趁着吉尔伽美什入睡时，偷走了生命果；而在《圣经·创世纪》中，蛇则引诱亚当和夏娃食用了善恶果。

第八，人都是胆小的，听命于神灵。在阿达帕的神话中，阿达帕因为受到神的警告而不敢品尝生命果；在《圣经·创世纪》中，亚当与夏娃也是因为受到上帝的警告，同样不敢品尝生命树上的果实与智慧树上的果实。

第九，神都是自私的，欺骗人类。在阿达帕的神话中，水神埃阿为了独享永生，欺骗阿达帕，吃了生命果后会死亡，使他不敢这样做；而在《圣经·创世纪》中，上帝也是因为害怕人类获取知识和永生，同样欺骗他们，吃了生命树和智慧树上的果实会死亡，使他们不敢违背他的命令。

第十，人在被造出之后，都被安置在乐园中，并被安排看守维护乐园。在古巴比伦的创世神话中，阿达帕充当了这一角色；而在《圣经》伊甸园神话中，亚当也是如此。“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

<sup>①</sup> 塞·诺·克苗默著，魏庆征译，《世界古代神话》，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82-83页。

### 第三章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与《圣经》创世神话相似的原因

通过以上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创世神话确实与《圣经》创世神话存在众多相似之处。而如此多相似点的存在却绝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当时两个地区的自然因素、社会因素、经济因素、历史条件以及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推动等众多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

#### 一、自然条件

##### 1、地理位置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又称古代两河流域。在古希腊语中,“美索”的含义是“中间”或“两者之间”,“不达米亚”表示“河”。美索不达米亚就是指底格里斯与幼发拉底两河的中下游地区。古代两河流域的北面是亚美尼亚高原。东边是扎格罗斯山脉和伊朗高原,都为高原地区。西边毗邻叙利亚和阿拉伯沙漠。南边是波斯湾,海上交通非常方便。开放的地理位置对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文化的传播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希伯来人所定居的迦南地区位于叙利亚与埃及之间,是一条狭长的丘陵地带。这一地区被海上民族腓力斯丁人攻占后改称为巴勒斯坦。巴勒斯坦地处地中海东南岸,北接腓尼基,西南面连西奈半岛,东抵叙利亚草原(东边是约旦河与死海)。因此,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与希伯来人所居住的迦南地区本来就连接在一起,共同位于西亚肥沃的新月平原。便利的地理位置为两个地区的文化交流提供了最基本的场所。

##### 2、语言

古代两河流域的居民和希伯来居民都属于闪-含语系,为两个地区之间的交流提供了必要条件。

闪-含语系,又称亚非语系或阿非罗-亚细亚语系,主要分布在亚洲的阿拉伯半岛和非洲北部,来源于《圣经》中挪亚的两个儿子——闪和含——的名字。《圣经》说闪是希伯来人的祖先,含是亚述人和非洲人的祖先。

陈永岭教授主编的《民族词典》中谈到:古闪米特人以畜牧为生,原来生活在撒哈拉北部地区。约在公元前5000年,气候剧变,开始东迁,陆续来到西亚

两河流域和叙利亚草原，一直保留着相当统一的民族共同体。至公元前 3000 年初，按语言明显地分为东、西两大支。东闪米特人生活在两河流域的北部，操阿卡德语，在与苏美尔人接触中吸收、融化了对方的语言。自公元前 3200 年至公元前初，其代表为阿卡德人、巴比伦人、亚述人。按现代分类法，此支称“闪米特北支”。西闪米特人又分三个分支：西北支（现称闪米特北中支），系指分布在巴勒斯坦、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各族，最早的代表为阿摩利人、迦南人、乌加里特人，约在公元前 2000 年后，有腓尼基人、犹太人、……等。……从这些记述看，阿拉伯半岛，可能是闪族的摇篮，闪族在这个地方成长之后，迁移到肥沃的新月地区（即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和约旦），后来就成为历史上的巴比伦人、亚述人、腓尼基人和希伯来人。<sup>①</sup>相同的语言背景减少了两个地区的居民交流时的障碍。

### 3、文字

楔形文字最初由苏美尔居民创造。这种文字刚开始是图画文字，后来逐渐发展成表意文字，一个或几个符号的组合用来表示一个新的含义。随着文字的推广和普及，苏美尔人开始用一个符号表示一个声音，后来又加了一些限定性的部首符号，这样，这种文字体系就基本完备了。到巴比伦人和亚述人统治时期，楔形文字有了更大的发展，两河流域的许多其他民族也采用了这种文字。随着巴比伦文化和商业的发展，楔形文字更被推广到两河流域以外的许多地区。到公元前二千世纪中叶，楔形文字已经成为地中海东岸各国国际交往和贸易的通行文字。这一时期，埃及十八王朝（公元前 1584—1343 年）的法老和叙利亚、腓尼基、巴勒斯坦等地公侯们往来的文书就是使用楔形文字的。<sup>②</sup>通用的楔形文字为两个地区的交流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 4、发达的对外贸易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具有发达的对外贸易。两个地区的居民进行对外贸易的过程也就是思想与文化交流的过程。涂厚善在《古代两河流域的文化》中提到：“……居民也用多余的产品去交换所缺乏的原料。商业的发展也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两条河流把这里和亚美尼亚、伊朗、小亚细亚、叙利亚等地连接起来，成为主要的运输动脉。”“北部地区地理位置适中，水道、旱路四通八达，有利

<sup>①</sup> 陈永岭，《民族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 年版，第 310 页。

<sup>②</sup> 涂厚善，《古代两河流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1964 年版，第 48-49 页。

于商业的发展。”<sup>①</sup>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发达的对外贸易有着深远的社会背景。

首先，这一地区土地肥沃，易于农耕，农业发达，有大量的剩余农产品。但矿产、金属、石料、木材等资源却极度缺乏。剩余产品需要出售，匮乏的资源需要进口，以便维持农业、加工业、建筑业等城市经济的生存与发展。因此，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有着强烈的对外贸易的需求。<sup>②</sup>

其次，古代两河流域处于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中下游的平原地区，具有优越的交通运输条件，陆路运输与水路运输都非常发达。其中最先发展起来的是以船为运输工具的水运，这种运输方式由于可以携带大量货物而被广为采用。对于陆路运输来说，驴则是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骆驼出现以后，也被用于陆路运输。

第三，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位于新月平原的最东边，而且在各个方向都有航道，这使得它很自然成为贸易中心。<sup>③</sup>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主要的进口产品包括金、银、铜、锡等金属，（半）宝石、石料和象牙、木材和木制品、油和香精、酒等。<sup>④</sup>出口产品则主要包括大麦、大豆、植物油等农产品，纺织品、油和香精、锡、油漆等。<sup>⑤</sup>

在捷姆迭特·那色文化时期，商业和运输业就有了发展。运输工具陆路有两轮或四轮车，沼泽地区有橇，水路有一种两头高的特殊的船。在两河流域以东的埃兰和伊朗西部、叙利亚北部，甚至在印度西北部都发现了这一文化的遗物，表明当时美索不达米亚与周边地区已经有了商业和文化的联系。<sup>⑥</sup>

苏美尔城邦和阿卡德时期，手工业生产与商品交换均已出现，用作交换的金银货币也随之出现，对外贸易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一点从考古纪录上已经找到了充分的证据。在苏美尔城邦乌鲁克发现了写在陶制牌匾上的楔形文字，记载了公元前 3300 年的贸易细节。<sup>⑦</sup>

到了古巴比伦时期，对外贸易得到了高速发展。巴比伦商务由国内市场走向

<sup>①</sup> 涂厚善，《古代两河流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5页。

<sup>②</sup> 邹一清，《古蜀与美索不达米亚城市演进中对外贸易作用之比较》，《中华文化论坛》，2004年第1期，第149页。

<sup>③</sup> W.F. Leemans, *Foreign Trade in the Old Babylonia Period*, E.J. Brill, 1960, P4.

<sup>④</sup> W.F. Leemans, *Foreign Trade in the Old Babylonia Period*, E.J. Brill, 1960, P120.

<sup>⑤</sup> W.F. Leemans, *Foreign Trade in the Old Babylonia Period*, E.J. Brill, 1960, P128.

<sup>⑥</sup> 涂厚善，《古代两河流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7页。

<sup>⑦</sup> 戴尔·布朗著，王菁译，《苏美尔：伊甸园的城市》，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1页。

国际市场。巴比伦城成为全国贸易、近东甚至是国际贸易的中心，与地中海诸国也有了商业往来。

巴比伦时期具有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众多有利条件。首先，巴比伦位于幼发拉底河中游，是西亚贸易的必经之地，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其次，巴比伦王国通过连年对外战争，统一了两河流域南北，控制了连接欧、亚、非三大洲最重要的商路。在取得极大的军事胜利的同时，也为更广泛的对外贸易提供了可能条件。第三，农业、手工业等城市经济的发展大大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从而为国内外贸易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第四，马的传入使人们有了更多可以选择的交通工具，陆路贸易更为便利。

这一时期出土了大量的借贷、契约、合同、期票的泥版文书，带有浓厚的商业色彩。从这些流传下来的文献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当时商业活动非常频繁，对外贸易已经扩展到地中海东岸、埃及和阿拉伯半岛。

总之，巴比伦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理解为是商业文明。这一时期也是美索不达米亚工商业发展的顶峰。

而到了亚述帝国时期，军事冲突与占领成为帝国主要的活动。这些冲突与占领也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帝国对外贸易的进一步扩展。例如：萨尔玛那萨尔三世时发生了大马士革王子阿达得伊利领导的反亚述起义。这次起义被镇压后，叙利亚内陆城市阿勒颇北部的塔巴尔以及西里西亚的丘都沦为臣属国。从经济观点出发，这些征服一定对亚述极为有利，它们保证了与西面的贸易渠道的畅通，并可以到达陶鲁斯山的金属矿产地。<sup>①</sup>

到了新巴比伦时期，由于新巴比伦王国占有最重要的原料产地和贸易要道，社会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的巴比伦城成为古代西亚和北非最大的商业中心。除迦勒底人外，亚述人、波斯人、埃及人和犹太人，都汇集到这里进行商业活动。发达的商业贸易也使人们有了交流的平台。<sup>②</sup>

## 二、民族迁徙

从民族迁徙来分析，希伯来居民正是由两河流域迁入。希伯来人原是闪族的一支。闪族起源于阿拉伯沙漠南部，起初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公元前 2000

<sup>①</sup> 塞顿·劳埃德著，杨建华译，《美索不达米亚考古——从旧石器时代至波斯征服》，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172页。

<sup>②</sup> 涂厚善，《古代两河流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07-108页。

多年，从阿拉伯半岛南部迁到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定居，和苏美尔人共同创造了两河流域文化。公元前 18 世纪，希伯来人在亚伯兰的领导下，离开吾珥城，来到了迦南的南部定居下来，开始向迦南人学习种田。

有《圣经·旧约》为证：“11:31 他拉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得，并他儿妇亚伯兰的妻子撒莱，出了迦勒底的吾珥，要往迦南地去。……12:1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12:2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12:3 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12:4 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得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七十五岁。12:5 亚伯兰将他妻子撒莱和侄儿罗得，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

在迁出的过程中，古代两河流域的习俗、文化也就被亚伯兰及其子民带到了迦南地区。

### 三、民族扩张与侵略

古代两河流域的周围——主要是它的东方、东北和东南，以及西南——分布着许多文化落后的游牧民族。这些民族一方面反抗两河流域奴隶制国家的侵略扩张，另一方面又乘两河流域国家衰落时进行入侵和骚扰。虽然不断的入侵对文物有很多破坏，但最终的结局却往往是文化落后的部落吸取了先进的文化；而且由于它们带来了新的文化成分，同时又丰富了古代两河流域的文化。<sup>①</sup>此处，我们主要分析的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居民与西面的游牧民族希伯来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发展轨迹。最初两个民族只是在其它民族的推动下间接进行交流。后来希伯来人所在的巴勒斯坦地区成为美索不达米亚的直接侵略对象，两个地区居民的交流更直接了。特别是公元前 586 年巴比伦之囚的发生，它使两个地区的居民在被动的生活在一起，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

#### 1、苏美尔—阿卡德

早在苏美尔时期，不同城邦之间已经开始了兼并，兼并的过程也为不同的城邦提供了交流的机会。

到了阿卡德时期，不但国家内部的交流继续得以维持，阿卡德在征服苏美尔

<sup>①</sup> 涂厚善，《古代两河流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1964 年版，第 8-9 页。

之后，阿卡德与苏美尔不同的文化也有了交流的机会。而在侵略其它地区的过程中，苏美尔—阿卡德文化又渗透进了被征服地区。

阿卡德王国的创立者萨尔贡一世是推动这种交流的功臣之一。他在位 50 余年（约公元前 2371~约前 2316），先后进行了 34 次胜利的军事远征。首先，萨尔贡毁灭了乌玛、乌鲁克、乌尔、拉伽什等苏美尔城邦，“洗剑于波斯湾”。之后，他东征西伐，南征北讨，占领了多个地区，大大扩展了帝国的领土。其中，在西方，他曾进兵到小亚细亚的陶鲁斯山区以及黎巴嫩山脉的地中海东岸地带，并一度征服了幼发拉底河中游的马里和叙利亚古国埃勃拉。马里在汉谟拉比第 34 年被毁灭之前一直是重要的贸易中心，<sup>①</sup>而叙利亚则是到达地中海的重要通道。因此，这一行为从实际上打开了通往地中海沿岸的商路。萨尔贡第一次正式统一了两河流域南部，成为该地区第一个统一的国家。其铭文炫耀阿卡德王国的领土从“上海”（即北部的地中海）到“下海”（即南部的波斯湾），从“日出处”（即东部的埃兰）到“日没处”（即西部的叙利亚和巴勒斯坦）。<sup>②</sup>

纳拉姆·辛（Naram-sin）是推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与周围地区进行交流的另一位功臣。他在位 26 年，曾多次远征，自称为“天下四方之王”。纳拉姆·辛在西方重克埃勃拉，抵达叙利亚和阿拉伯半岛一带。军事征服的过程也就是不同地区的居民被动地进行文化交流的过程。

总之，苏美尔—阿卡德文化对西亚文化的发展有很大影响。首先在苏美尔时期，由于古代苏美尔地区商业发展较早，经济较为发达，不同城邦之间人们的联系也比较多，先进的苏美尔文化就已经对周围邻近地区的文化发展起到了很大的影响。接着是北方的阿卡德人。阿卡德人在保留自己文化的基础上，通过占领苏美尔城邦，与苏美尔人有了交往，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苏美尔人的文化。到萨尔贡一世统一了两河流域南部以后，两种文化的融合进一步加强，后来就形成了苏美尔—阿卡德文化。这一文化奠定了古代两河流域的文化基础。

具体到往西扩展的步伐，这一时期，通过占领叙利亚的历次军事行动，阿卡德人已经将其影响直接扩展到地中海东岸，并为进一步直接影响巴勒斯坦地区奠定了基础。

<sup>①</sup> W.F. Leemans, *Foreign Trade in the Old Babylonia Period*, E.J. Brill, 1960, P102.

<sup>②</sup> 齐涛，《世界通史教程（古代卷）》，山东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第 64 页。

## 2、古巴比伦

古巴比伦时期是推动古代两河流域不同地区内部的文化交流以及古代两河流域与周围地区进行文化交流最重要的时期之一。

公元前 2200 年左右，来自叙利亚草原的闪族的一支阿摩利人建立了国家，这就是历史上的古巴比伦王国。古巴比伦王国最杰出的国王汉谟拉比登上王位以后，进行了多次试图统一两河流域的战争。到他统治的最后两年，古巴比伦的领土达到了最大规模：南到波斯湾，北至今土耳其南境，东起扎格罗斯山脉，西迄叙利亚。广阔的疆域使巴比伦成为小亚细亚最大的商业、政治和文化中心。巴比伦人接受、发展并传播了前一时期的文化成果，使得古代两河流域南部的文化得以逐渐向北扩展。

在这一时期，古巴比伦的领土往西同样扩展到叙利亚。这使得叙利亚能够直接接受到古巴比伦王国先进的文化成果并将其传播到地中海东岸的其它国家和地区（这其中就包括巴勒斯坦地区），并为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直接占领巴勒斯坦进一步做了铺垫。

## 3、亚述

亚述位于底格里斯河流域的中部，约相当于现代伊拉克的北部地区。亚述在美索不达米亚历史上大约存在了一千余年，分为早亚述（前 3000 年代末、前 2000 年代初-前 16 世纪）、中亚述（前 15 世纪-前 9 世纪）和亚述帝国（亦称新亚述，前 8 世纪-前 7 世纪）三个时期。亚述帝国是通过不断的军事征服形成的。不断的军事征服的过程也为不同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平台。

公元前 883 年-前 859 年在位的亚述王那西尔帕二世为后来的亚述帝国奠定了版图基础。往西他洗劫了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并曾兵临腓尼基海岸。

公元前 745 年-前 727 年在位的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是亚述帝国的创建者。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征服了小亚细亚东部和整个叙利亚地区，迫使腓尼基境内的一些城市称臣纳贡，并南下控制了巴比伦尼亚。他的扩张奠定了亚述在西亚的霸主地位。

公元前 722-前 705 年在位的萨尔贡二世在位时期，亚述继续向外扩张。萨尔贡二世即位第一年就攻陷了撒马利亚，消灭了以色列。在其统治时期他还打败了埃及，镇压了埃及支持的叙利亚和腓尼基等地的起义。

公元前 668 年-前 627 年在位的亚述巴尼拔统治时期，亚述军队又攻占了埃及古都底比斯，还彻底毁灭了东方的埃兰。至此，亚述的版图达到了最大规模：东起伊朗高原西部，西临地中海东岸，西南至埃及，北抵乌拉尔图，南濒波斯湾。这时的亚述已经成为一个地跨西亚、北非，版图几乎囊括整个文明世界的亚述帝国。<sup>①</sup>

追踪这些征服者的脚步，我们可以发现，亚述帝国最初的统治者仍然只是将其扩张的脚步停留在叙利亚、腓尼基等巴勒斯坦的邻居身上。但后来的侵略者已经不满足于此。他们进一步加快其侵略步伐，巴勒斯坦地区遂成为直接的牺牲者与征服者。在不断的被侵略与被征服的过程中，先进的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化也就传播到了巴勒斯坦等相对落后的地区。

#### 4、新巴比伦

新巴比伦时期是传播古代两河流域文化最后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

公元前七世纪末，西部沙漠的又一支闪族人迦勒底人迁入巴比伦，他们建立的迦勒底王朝历史上被称为新巴比伦王国。在灭亡了北部的亚述帝国后，新巴比伦王国占领了两河流域南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等地。新巴比伦王国最伟大的国王尼布甲尼撒在位期间，指挥其军队攻陷了腓尼基商港，打败了埃及，洗劫了耶路撒冷，把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掳往巴比伦，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巴比伦之囚”。巴比伦的势力扩展到地中海之滨。

新巴比伦王国的文化是古巴比伦和亚述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对整个西亚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巴比伦之囚”的发生，使犹太人在被动的情况下，生活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这段时间的生活使他们能够直接接触到当地的文化并与当地的居民进行交流，向当时远比他们要先进的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学习，接受其先进的思想与文化成果。

### 四、其他国家的推动

#### 1、波斯

波斯王居鲁士于公元前 539 年征服巴比伦，允许犹太人重返巴勒斯坦。在回归的过程中两河流域的思想文化也就被带回犹太国并在犹太人中传播。

公元前 539 年春，居鲁士进军两河流域，占领了巴比伦。居鲁士尊重被征服

<sup>①</sup> 齐涛，《世界通史教程（古代卷）》，山东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第 72-73 页。

地区的宗教和传统，并善于利用宗教传统的力量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把尼布甲尼撒二世掳到巴比伦的所有犹太人一律遣返回耶路撒冷，并让他们在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建立一个自治的神权国家。这就是著名的释“巴比伦之囚”。这次共有 42000 多名犹太人返回耶路撒冷。居鲁士还把新巴比伦王国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从耶路撒冷耶和圣殿里掠夺来放在巴比伦神庙中的金银器皿 5400 件交给犹太人的首领带回。《圣经》中保留了居鲁士遣返犹太人的古希伯来文诏令：

波斯王居鲁士元年，主实现了他借先知耶利米之口所说的话：他促使居鲁士下诏通告全国：“波斯王居鲁士诏令如下：天上的神，主已经立我为全世界的统治者，又责成我为他修建犹太耶路撒冷圣殿。愿神与你们大家，他的子民同在。你们应当去耶路撒冷，重建以色列的神、耶路撒冷的神、主的圣殿。如果他离散的子民需要帮助回国。他们的邻居应该给他们如下帮助：他们应当给他们白银、黄金、一群牲畜以及献给耶路撒冷圣殿的祭品。”<sup>①</sup>

## 2、腓尼基

腓尼基的地理位置极其重要，具有发达的商业和航海业。在航海和贸易的过程中，不同地区的思想文化也有了交流的机会。

腓尼基是古代地中海东岸地区一系列小城邦的总称。西临地中海，东为叙利亚，北接小亚细亚，南连巴勒斯坦。因此，从地理位置来看，腓尼基正好位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与巴勒斯坦地区之间。这使得它可以充当两个地区文化交流的使者。

由于腓尼基地处西亚海陆交通的枢纽地区，又近海，有众多良港，因此，海外交通和商业贸易十分发达，是古代有名的商业民族。腓尼基人很早就开始与古代两河流域、叙利亚的埃勃拉、埃及等文明古国和地区建立了广泛的商业联系，向当地居民学习那里的优秀文化。这种交往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3000 年初。从公元前 20 世纪起，腓尼基商人在小亚沿岸、塞浦路斯、爱琴海诸岛和黑海沿岸建立了不少商业据点。公元前 10 世纪前期，腓尼基人又向西部地中海扩张势力，建立了许多商业据点和殖民城市。<sup>②</sup>在进行对外贸易的过程中，不同地区的不同文化也就有了传播的渠道。

<sup>①</sup> 于卫青，《波斯帝国》，三秦出版社，2001 年版，第 73 页。

<sup>②</sup> 齐涛，《世界通史教程（古代卷）》，山东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第 84 页。

### 3、叙利亚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对外贸易辐射到东西北各个方向的国家与地区。但是由于希伯来人所居住的巴勒斯坦地区位于古代两河流域的西面，地中海的东岸，因此我们在追踪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居民与希伯来居民交往轨迹时需要格外关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与地中海的贸易通道。而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到地中海的一条自然而且容易实现的路线，就是穿越叙利亚北部。<sup>①</sup>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出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居民与希伯来人进行贸易及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叙利亚极有可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首先，叙利亚具有重要的地理位置。它东邻幼发拉底河中游地区，北部处于新月平原的环绕之中，西接地中海，南部就是巴勒斯坦地区。因此叙利亚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与巴勒斯坦进行交流的重要通道。叙利亚从很早就开始与美索不达米亚有了联系。在公元前第五千纪的欧贝德时期，叙利亚的陶器就已经具有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瓷器的众多特征。<sup>②</sup>在接下来的乌鲁克时期，叙利亚与美索不达米亚的联系进一步加强。公元前 3600—3400 年，在叙利亚发现了美索不达米亚南部风格的乌鲁克陶器。<sup>③</sup>到乌鲁克晚期，在叙利亚和埃及的不同地方都发现了圆柱型印章，这可以被理解为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明确联系的存在。仅仅在几年以后，在海上救助的过程中，好几处殖民地被发现于幼发拉底河沿岸，在叙利亚也发现了大坝。完全出乎意料的是，建筑艺术和其它发现与乌鲁克晚期发掘出的艺术品完全相符。这些发现都可以被理解为乌鲁克晚期叙利亚等地与美索不达米亚明确联系的存在。<sup>④</sup>

到巴比伦时期，叙利亚与美索不达米亚之间的直接贸易已经较为发达，贸易产品也更为多样化。在整个古巴比伦时期，木制品、即香精、油等产品以及木材商品从叙利亚进口到巴比伦，而且截止汉谟拉比时期，它们也进口到古代苏美尔的城邦（拉尔萨、乌尔）。除以上产品外，酒在古巴比伦大部分时期也从叙利亚进口到巴比伦。<sup>⑤</sup>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可以找到具体的文字材料来加以说明。

<sup>①</sup> W.F. Leemans, *Foreign Trade in the Old Babylonia Period*, E.J. Brill, 1960, P4.

<sup>②</sup> Rothman, Mitchell S., *Uruk Mesopotamia & its Neighbors: 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s in the Era of State Formation*,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 2001, P235.

<sup>③</sup> Rothman, Mitchell S., *Uruk Mesopotamia & its Neighbors: 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s in the Era of State Formation*,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 2001, P241.

<sup>④</sup> Rothman, Mitchell S., *Uruk Mesopotamia & its Neighbors: 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s in the Era of State Formation*,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 2001, P159-161.

<sup>⑤</sup> W.F. Leemans, *Foreign Trade in the Old Babylonia Period*, E.J. Brill, 1960, P136.

在《古巴比伦时期的对外贸易》中，作者引用了叙利亚商人阿赫尼与古巴比伦商人贝朗姆进行贸易的一个片断：

贝朗姆对阿赫尼说：

祈祷沙马什和马尔都克保佑你的生命  
在你离开不久之前，我要求你回来，但你并没有回来  
购买 60 棵 3 或 6 米长，161/2 或 33 厘米厚的冷杉  
和 660 棵易于……的柳树  
对于以上货物，用银来支付  
五天之内、将它们运至巴比伦  
船已经历经长途到达这里  
你为何没有购买好酒寄给我  
还要寄给我 10……的好酒  
还有你，在 10 天内来见我

贝朗姆对阿赫尼说：

祈祷沙马什保佑你的生命  
我同你谈起的香桃树脂和甜芦苇树脂  
还有携带酒的一条船已经到达西帕尔  
为我购买 10 谢克尔银的酒并带给我  
明天到达巴比伦来见我

这两个片断提到了从叙利亚经幼发拉底河进口到巴比伦的货物，其中包括：树脂、酒和香精。木材走水运最为便利。由于巴比伦缺乏木材，黎巴嫩和阿曼却盛产木材，因此沿幼发拉底河的进口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从上文还可以看出，酒、香桃木和甜芦苇也是从叙利亚进口的货物。它们也是通过幼发拉底河进口的。在上面的信件中，巴比伦的进口商贝朗姆写信给将商品运往巴比伦的阿赫尼。在信中贝朗姆表示出他正在巴比伦焦急等待的心情。<sup>①</sup>

在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保持密切联系的同时，叙利亚与巴勒斯坦地区也有着天然的纽带。首先，叙利亚与巴勒斯坦在地理位置上本就相连。其次，在历

<sup>①</sup> W.F. Leemans, *Foreign Trade in the Old Babylonia Period*, E.J. Brill, 1960, P103-107.

史上的统一王国时期，特别是在大卫在位时期，巴勒斯坦的疆域就曾扩展到叙利亚。许鼎新在《希伯来民族简史》中提到：“大卫王国的疆域大大扩展，东面包括约旦河东西，北至黎巴嫩山，延及叙利亚全境，…”。<sup>①</sup>徐新在《走进希伯来文明》中也提到：“到大卫停止对外征战时，以色列统一王国的领土已经东临阿拉伯沙漠，西抵地中海，北起叙利亚的加低斯，…势力范围已不仅限于迦南了。”<sup>②</sup>

总之，在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居民进行贸易的过程中，叙利亚也接受了当地的文化成果。之后，又借助其与巴勒斯坦密不可分的天然优势，将这一文化成果传播给希伯来居民。

---

<sup>①</sup> 许鼎新，《希伯来民族简史》，爱德印刷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19页。

<sup>②</sup> 徐新，《走进希伯来文明》，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1年版，第28页。

## 第四章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与《圣经》创世神话的差异

虽然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创世神话与《圣经》创世神话存在着如此多的相似之处，但是《圣经》创世神话并不是单纯的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创世神话的翻版，而是添加了自己独特的内容与成分。

### 一、多神向一神的转变

古代两河流域的创世神话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神，他们共同主宰着世界。即使是造人这种复杂的工作，也是由多位神灵合作完成，是多神信仰的典型代表；而在《圣经·创世纪》中，唯一的神只有上帝。世间万物，包括人，都由他一人创造并受他主宰，是一神信仰的典型代表。

从社会学角度看，创世神话是原始人借助想象征服自然力和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的产物。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曾经说过：“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sup>①</sup>因此，在古代两河流域的创世神话中，宇宙间一切自然现象都化身为神。有多少种自然现象，就有多少位神灵存在。神的数量之多，可以位列世界各民族的前列。正如乔治·罗克斯总结的那样：“天上居住着上百个具有无上权力的像人一样的神，每个神都被指派特殊的任务或特殊的活动范围。……它们以超人的形式表现了人类最好和最坏的物质。”<sup>②</sup>

首先，在宇宙创造之初，天与地仍不可分割的时候，神就已经存在了。早在苏美尔的创世神话中，我们便可以找到代表宇宙最初混沌状态的甜水阿普苏和咸水提亚玛特。其次，宇宙间重要的自然现象和自然力都成为崇拜的对象，都是神的化身。例如：在古代两河流域，水对于人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灌溉土地，使人们收获丰收。因此，人们便制造出了善良的与造福的水神、智慧之神埃阿。第三，日月星辰崇拜在古代两河流域的宗教中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太阳神乌图，月神辛和金星神伊南娜等都是举足轻重的大神。第四，古代两河流域的居民不但崇拜自然力，而且崇拜动物和植物。因此两河流域的诸神多被描绘成各种

<sup>①</sup> 陶阳、牟钟秀，《中国创世神话》，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sup>②</sup> 郑殿华、李保华，《走进巴比伦文明》，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1年版，第117页。

动物和植物的形象。<sup>①</sup>例如：月神辛除了被想像成人的形态，还经常被描绘成公牛。而提亚玛特的形象则为一妖龙或七首之蛇。战神伊什塔尔也经常与猛狮联系起来。

古代两河流域的创世神话中之所以存在如此多的神灵是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人们还不能很好的认识自然和征服自然。因此，他们对自然界的一切都充满了恐惧和敬畏。在他们看来，洪水的泛滥、日月的盈亏、季节的转换、山崩地裂以及风雨雷电云等自然现象都是变幻莫测和不可捉摸的，而出没于荒野的野兽也是令人恐惧的。因此，他们得出结论：自然界的各种森严可畏的现象都是受一种不可抗拒的神秘力量驱使，是某些至高无上的有强大威力的和超自然的存在物的活动。于是，美索不达米亚居民对自然界的一切由畏惧而产生崇拜，由崇拜而祈求帮助。最终自然界的不同形式和表现都被转化为神灵。<sup>②</sup>

而在《圣经·创世纪》的神话中，自始至终掌控一切的就只有上帝耶和华。

首先，从天地分离到日月星辰的出现，再到动植物的形成，全部都是上帝独自努力的结果。神说要有什么，就会出现什么。例如：“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其次，人的出现，同样是上帝的杰作。神先按照自己的形象，用泥土造出第一个人——亚当。又用亚当的一根肋骨造出第一个女人——夏娃。第三，亚当和夏娃在被造出之后，由于偷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实，受到了上帝的诅咒，并被逐出伊甸园，人类的命运也就此决定。女人被诅咒在生育的时候会多受苦楚，而且会受到丈夫的管辖。而男人则被诅咒必须终身辛苦劳作来维持生存。第四，世间万物及人类的出现归功于上帝，其毁灭也同样归咎于上帝。上帝在造人之后，发现世间的人多多行恶，就后悔了，并决定发动一场大的洪水灾难来将他所造出的一切全部毁灭。

## 二、生命价值的体现

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创世神话中，神不仅是世界万物的主宰，而且是故事发展的主人公；在《圣经·创世纪》中，上帝仍然主宰一切，但上帝的活动已经不再是故事发展的主线，取而代之的则是有生命的世间万物。

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创世神话中，生命的重要性并没有得到多少体现。首

<sup>①</sup> 国洪更，《古巴比伦神话故事》，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sup>②</sup> 陈晓红、毛锐，《失落的文明：巴比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7页。

先，人们更加关注山脉河流、风雨云雾等自然现象的制造过程，而动植物和人被制造的过程则只是被简单的一带而过。其次，虽然人也被制造出来，但是他们只是替诸神从事一些繁琐的体力劳动，而且他们的活动在神话发展中并不占主导地位。神话的主角仍然是神灵及神灵的活动。即使是与人最接近的乌鲁克国王吉尔伽美什也只有三分之一是人，另外三分之二仍然是神。

总之，在古代两河流域的创世神话中，虽然人类和神同时存在，但是神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人是极其渺小的。而且最初宇宙中只有神存在，人是后来创造出来的。人被赋予生命仅仅是为了能在尘世中实现上天诸神的意志。因此，人的责任是为神当仆从，不仅崇拜他们，而且供养他们。<sup>①</sup>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因为：古代两河流域的居民面临恶劣的自然条件，生活充满众多危险因素。泛滥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随时有可能毁灭人们的家园。而干旱的河流又有可能夺去人们的生命。此外，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没有天然的屏障以防御侵略，因此，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居民常常感到生活在各种难以预测的敌对力量的包围中。种种不稳定因素使古代两河流域的居民总是在焦虑不安的气氛中生活，并深信他们的一切都是由神的力量操纵。神统治着整个宇宙，月亮、太阳、暴风雨、城市、水利以及农田等，无处不由神来主宰。神灵是正义的，所有的不幸和苦难都是因为疏忽神而遭到的惩罚。与神相比，人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下贱的生灵而已。<sup>②</sup>

而在《圣经·创世纪》的创世神话中，生命的重要性得到了进一步体现和突出。首先，在上帝造人之前，重点描述的是各种生物的制造过程。而且上帝在制造动植物的时候，还对他们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和说明。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在制造完这一切之后，神将食物赐给它们：“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它们作食物。”除了赏赐食物，上帝还赐福给它们。“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其次，《圣经》对于上帝造人的叙述更加详尽具体。首先，对人的形象作出了详细的说明：“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

<sup>①</sup> 郑殿华、李保华，《走进巴比伦文明》，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1年版，第136页。

<sup>②</sup> 郑殿华、李保华，《走进巴比伦文明》，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1年版，第137-138页。

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其次，人的职能也具体化了：“使他们管地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要生养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神还将食物赐给人类：“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上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作食物。”第三，在人之后，人的生活与后代的繁衍开始成为故事发展的主线，上帝只是起引导。这一点从《圣经》的结构中能够很清晰地看出来。《圣经》创世神话的主体《旧约·创世纪》总共 50 节的前三节。此后的内容与此关系不再密切。第四，人自从出现以后就已经不完全是上帝的附庸，一切听命于上帝，而是开始有了自己独立的行为和思维能力。例如：夏娃和亚当违背上帝的命令，偷吃了智慧树的果实，并因此被逐出伊甸园，从此开始了在人世间的生活。

### 三、道德观的萌生

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创世神话中，我们很难找到善恶观的影子。首先，在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不同历史时期的乐园神话中，我们都只能找到生命树，智慧树却完全没有踪影。这表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居民追求的、思索的更多是生命永生的问题，善恶的问题并不是他们关注的焦点。其次，在洪水神话中，诸神仅仅因为人类未能及时将祭祀奉上而勃然大怒，从而决定将整个人类毁灭。这表明诸神的一切行为是以他们的好恶为出发点，无所谓正确与应该。而在《圣经·创世纪》中，善恶的观点不但已经形成，而且还渗透进创世神话的每个分支。例如：在伊甸园神话中，象征善恶的智慧树成为伊甸园中两大神奇树之一，而且正是这颗树被亚当与夏娃食用。这表明人类继上帝以后，也拥有了分辨善恶的能力。其次，在洪水神话中，上帝并非无缘无故发动洪水灾难，而是因为人类在地上所犯下的暴行“已经满了这地”。因此，上帝是作为惩恶的正义角色出现的。而且，即使人类是罪有应得，上帝也本着宽容的思想，选中了义人挪亚及其家人以及所有的生物幸存下来，善恶观的思想已经完全确立。

## 第五章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与《圣经》创世神话差异的原因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与《圣经》创世神话在极其相似的前提下，仍然具有自己独特的内容和成分，这也不是偶然形成的，同样是当时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受到希伯来人一神论的影响。而希伯来人一神论——只能信奉上帝，不能有其它的神——的确立，主要是希伯来人自身的生存环境和长期没有统一国度的历史造成的，同时也是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

### 一、生存环境

公元前 1800 年希伯来人迁徙到迦南，即现在的巴勒斯坦地区。从此，希伯来民族的历史就同这一地方紧密联系在一起。众所周知，巴勒斯坦并非理想的生存环境，这一地区主要是沙丘、岩石、丘陵，间或点缀着一些小的绿洲。整个地貌显得支离破碎，地形复杂，气候差异较大，不宜农耕，但稍利游牧。游牧生活对自然气候的依赖性很大，人们往往被迫随水草的茂旺而流动迁徙。作为游牧民族，为了占取生存空间，取得较好的生活的自然条件，自然要占据土地、水源和绿洲，而坚决地排斥其它邻近的异族，这就造成了希伯来民族血缘中的排它性。正是这种排它性，使得希伯来人确立起一神观。<sup>①</sup>

### 二、民族历史

回顾希伯来人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希伯来人自从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就不断受到异族的排挤、打击，不断的迁徙、流动，历经苦难。正是由于希伯来民族经历了如此多的苦难，为了加强民族凝聚力，增强民族继续迁徙的信心，必须要有统一的信仰，这就导致希伯来人最终坚定的一神崇拜。

首先，希伯来民族历经多次迁徙，长期居无定所，经历了无穷的磨难与波折。希伯来民族最初也是闪族的一支，居住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公元前 18 世纪，开始沿幼发拉底河北上，越过叙利亚平原向迦南迁徙。在历经众多坎坷之后，希伯来人终于到达了迦南地区，但却因为当地的饥荒再次迁往埃及。在埃及生活的岁月里，希伯来民族生养众多，日益壮大，对埃及人形成了强大的威胁。希伯

<sup>①</sup> 刘舸，《上帝的权威——希伯来神话对巴比伦神话的吸收、改造及原因》，《湘潭大学学报》，2000 年第 24 期，第 89 页。

来民族也因此成为埃及人排斥打击的目标。最终，由于不堪忍受埃及人的奴役与迫害，希伯来人在一位名叫摩西的领袖的率领下逃出埃及。在西奈半岛的沙漠地区漂泊多年之后，又回到了迦南地区。

其次，希伯来民族回到迦南地区以后，也并非一帆风顺，仍然经历了许多的斗争、分裂。同迦南人、腓力斯丁人长期作战，并遭受了几十年国破家亡、任人宰割的囚徒之苦。

希伯来人此次回归受到了迦南人的坚决抵制，双方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经过长期战争，希伯来人占领了迦南人的部分地盘。一部分迦南人与希伯来人逐渐融合，但仍有部分迦南人长期与希伯来人为敌。公元前 12 世纪、11 世纪这 200 年中，腓力斯丁人受到希腊人的攻击，渡海迁移到迦南来居住。希伯来人同腓力斯丁人进行了长期激烈的战争。公元前 11 世纪，犹太王大卫统一犹太各部落，建立以色列·犹太王国。公元前 10 世纪，所罗门死后不久，以色列·犹太王国分裂。北部为以色列王国，建都撒马利亚；南部为犹太王国，仍旧以耶路撒冷为首都。公元前 722 年，亚述帝国国王萨尔贡二世攻陷了以色列王国首都撒马利亚，俘虏走 27000 多人，并把其它地区的居民迁移到以色列。存在了 200 年左右的以色列王国，便从历史上消失了。犹太王国也成为亚述帝国的附庸。

这之后，犹太王国勉强存在到罗马人统治之初，其间也是多灾多难。古埃及、新巴比伦王国、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西罗马都曾征服过它。尤其是新巴比伦王国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于公元前 597、586 年，两次攻占耶路撒冷，将犹太人掳到巴比伦，制造了“巴比伦之囚”，灭亡了犹太王国。直到几十年之后，居鲁士灭亡了新巴比伦王国，才把他们放回耶路撒冷重建家园。

受到艰苦生活磨练的犹太人，为了继续生存下去，需要给自己信心。他们幻想能有一位“救世主”，把他们从水火中拯救出来，帮助他们复国。坚定的一神信仰也就此形成。而且，他们相信，只要他们始终行善，多做好事，就会成为上帝的“选民”，就会尽早得到拯救。这种观念的影响范围非常广泛，因此在希伯来经典著作《圣经》中也有突出表现。

### 三、社会发展

古代两河流域的创世神话主要以苏美尔、阿卡德神话为基础。在苏美尔、阿卡德时期，社会还非常落后，人们对于无法解释的各种现象只能归于神灵及神灵

的活动。而希伯来人是在公元前 18 世纪的古巴比伦王国时期才开始向迦南地区迁徙的。当时社会已经大大进步，人们对于诸多以前不能解释的现象已经有所了解，所以把社会上一切自然现象盲目归咎为神灵活动的情况已经有所减轻。

## 结 语

创世神话，从字面上来看，只是讲述了一些不可能实现的、吸引注意力的故事。但是，在仔细分析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创世神话可以说是包罗万象。通过研究创世神话，我们不仅可以了解不同地区在远古时期社会发展的状况，而且还可以了解到当时的人们对自然、对社会的了解程度。

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创世神话存在着众多版本。苏美尔人创造出了最早的创世神话，他们不仅把最初的世界想象成为混沌的状态，而且还设想人类最初的来源及居住地等等。接下来的阿卡德人、巴比伦人以及后来的亚述人继承了苏美尔创世神话，进一步将其完善并形成完整的体系。在古代迦南地区，《圣经》这一经典著作则囊括了希伯来人对于世界及人类起源的想象和描述。

比较两个地区的创世神话，我们可以发现，几乎创世神话的每个分支都同时存在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与《圣经》的神话传说之中。这其中既包括天地形成神话和天象来历神话，也包括人类起源神话和洪水神话。而且，在每个分支内部，都有大量的相似点存在。例如：宇宙最初都是只有水存在的混沌状态；天地与世间万物的出现都归功于某位能力超凡的神灵；人都是由神创造出来的；人类及一切生命都曾被洪水毁灭，只有被神灵选中的人及其它生命才得以继续生存；现在世界上的一切都是重新繁衍的结果等等。

如此多相似点的存在并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与迦南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存在的众多交流的必然结果。在政治和军事方面，占领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各个民族都不满足于已征服土地，总是拼命向外扩张，以扩大自己的统治范围。而古希伯来人所在的迦南地区又因其在地理位置上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相连、在经济上相对落后而成为侵略的目标。这些侵略除给当地居民带来巨大灾难，也在很大程度上将先进地区的文化成果带到落后地区，从而使两个地区的居民在被动的状态下进行了交流。在经济方面，同样是两个地区相连的地理位置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有利的地理位置使两个地区的居民可以很容易地进行贸易。在进行贸易的过程中，不同民族之间的思想文化也就有了交流的平台。当然，导致两个地区存在如此多相似之处的原因还有许多，正文当中我

们已经一一提到，此处就不再赘述。

在比较并分析过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与《圣经》创世神话的相似点之后，我们还必须注意到两个地区的创世神话中存在的不同之处。最明显的区别当属神在数量上的区别。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神灵数量众多，完整列出所有的神灵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一切自然现象都成为神的化身。在《圣经·创世纪》中，这一任务却变得极其容易，因为唯一的神就是上帝耶和华。其次，在《圣经·创世纪》中，生命的重要性也得到了进一步体现。人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神灵的附庸及仆人，而是开始有了自己独立的思想和行为，并成为故事发展的主角。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创世神话中，人还没有出现之前，整个宇宙就只有神存在。人在被造出之后，一切故事仍然是以神为主人公。人只能充当神的仆人，替诸神从事繁重的体力，无任何尊严可言。即使是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社会已经相当进步的古巴比伦时期出现的吉尔伽美什也只有三分之一是人，三分之二仍然是神。此外，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创世神话中，善恶的道德观并不是人们关注的焦点；而到了《圣经·创世纪》中，善恶道德观就已经变得相当普遍。

分析两个地区的历史发展，我们就很容易明白这其中所蕴藏的原因了。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流传下来的众多创世神话多是以苏美尔、阿卡德神话为基础。苏美尔、阿卡德文明主要存在于公元前4000余年到公元前2000余年。当时的社会生产力仍然非常落后，人们对自然界的许多现象还无法解释。这些现象对人们来说是恐怖的、神秘的。为缓解这种心理，人们就把一切都想像成神灵，来使他们获得安慰。他们相信，只要通过他们虔诚地膜拜与信仰，灾难就会远离他们。

《圣经》则形成于希伯来人迁徙到迦南地区之后，从时间上来讲晚了许多。首先，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已经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人们对自然界出现的许多现象都有了科学的解释而不再盲目地求助于神灵，更多地则是依靠自己的努力来获取想要的东西，争取自身的幸福。其次，希伯来人自从登上历史舞台就经历了众多磨难。生存环境恶劣，长期没有统一的国度，流离失所，并曾遭受过多个国家的侵略，甚至失去家园。这一切都促使希伯来人形成了坚韧的民族信念。他们坚信，一直有一个全能的神在照顾他们，指引他们坚持下去。只要他们按照耶和华神的旨意去行善避恶，最终的幸福就肯定属于他们。这才是导致多神信仰向一神信仰转变的最根本的原因。

总之，通过研究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与《圣经》创世神话，我们领略到的不仅是神话传说，更多的则是两个地区当时广阔的历史画卷。这些认识则会大大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人类自身的根源，促进社会更大程度的发展。

## 参考文献

### 一、著作

1. Mackenzie, Donald A., *Myths of Babylonia and Assyria*[M], London:Gresham Publishing Company Limited, 1937.
2. James, E. O., *Myth and Ritual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M], London:Thames and Hudson, 1958.
3. Hooke, S. H., *Myth, Ritual, and Kingship Essays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Kingship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and in Israel*[M],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4. Garbini, Giovanni, *Myth and History in the Bible*[M], London;New York:Sheffield Academic Press, 2003.
5. Delumeau, Jean, *History of Paradise: the Garden of Eden in Myth and Tradition*[M], 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0.
6. Snowden, Keighley, *Myth and Legend in the Bible*[M], London:Watts & Co., 1915.
7. Fishbane, Michael A., *Biblical Myth and Rabbinic Mythmaking*[M], Oxfor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8. Fineberg, Solomon Andhil, *Biblical Myth and Legend in Jewish Education*[M], New York City:Behrman's Jewish Book House, 1932.
9. Rothman, Mitchell S., *Uruk Mesopotamia & its Neighbors: 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s in the Era of State Formation*[M], Sante Fe, NM: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 2001.
10. Delaporte, Louis, *Mesopotamia: the Babylonian and Assyrian Civilization*[M], London:Routledge, 1996.
11. Leemans, W. F., *Foreign Trade in the old Babylonian Period*[M], Leiden:E. J. Brill, 1960.
12. Charvát, Petr., *Mesopotamia before History*[M], New York:Routledge, 2002.
13. Lloyd, Seton, *The Archaeology of Mesopotamia: from the Old Stone Age to the*

- Persian Conquest*[M], London:Thames & Hudson, 1984.
14. Lyell, Thomas Reginald Guise, *The Ins and Outs of Mesopotamia*[M], London:A. M. Philpot, 1923.
  15. Roaf, Michael, *Cultural Atlas of Mesopotamia and the Ancient Near East*[M], New York:Facts on File, 1990.
  16. 马克思、恩格斯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7. 塞·诺·克雷默著,魏庆征译:《世界古代神话》[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18. 雷蒙德·范·奥弗著,毛天祜译:《太阳之歌——世界各地创世神话》[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19. 矢岛文夫著,张朝柯译:《世界最古老的神话——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神话》[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
  20. 哈里特·克劳福德著,张文立译:《神秘的苏美尔人》[M],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21. 布朗著,李旭影译:《美索不达米亚:强有力的王国》[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
  22. 戴尔·布朗著,王菁译:《苏美尔:伊甸园的城市》[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
  23. 菲利普·李·拉尔夫、爱德华·伯恩斯著,赵丰译:《世界文明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24. 塞顿·劳埃德著,杨建华译:《美索不达米亚考古——从旧石器时代至波斯征服》[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25. 庄锡昌:《西方文化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26. 齐涛:《世界通史教程(古代卷)》[M],山东:山东大学出版社,2001。
  27. 魏庆征:《古代两河流域与西亚神话》[M],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
  28. 国洪更:《古巴比伦神话故事》[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29. 陶阳、牟钟秀:《中国创世神话》[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30. 涂厚善:《古代两河流域的文化》[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31. 拱玉书:《日出东方:苏美尔文明探秘》[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32. 赵树贤:《巴比伦:沉睡文明的梦与醒》[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33. 郑殿华、李保华:《走进巴比伦文明》[M],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1。
34. 陈晓江、毛锐:《失落的文明:巴比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35. 拱玉书:《西亚考古史(1842-1939年)》[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
36. 徐新:《走进希伯来文明》[M],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1。
37. 朱维之:《希伯来文化》[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
38. 许鼎新:《希伯来民族简史》[M],上海:爱德印刷有限公司,1990。
39. 于卫青:《波斯帝国》[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1。
40. 陈永岭:《民族词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

## 二、论文

41. George. A. Barton: *Were the Biblical Foundations of Christian Theology Derived from Babylonia*[J], *Journal of Biblical Literature*, Vol. 40, No. 3/4, 1921。
42. 张启成:《两河流域的神话与文明》[J],《贵州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5,(3)。
43. 国洪更:《古代两河流域的创世神话与历史》[J],《世界历史》,2006,(4)。
44. 王绍武:《公元前第三千纪初两河流域的大洪水》[J],《气候与环境研究》,2006,(1)。
45. 孙承熙:《巴比伦泥板书、〈旧约·创世纪〉和〈古兰经〉中创世神话之比较——兼论闪族宗教观的演变》[J],《国外文学》,1993,(2)。
46. 李佳玲:《希伯来与西亚、北非创世神话之比较》[J],《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7,(2)。
47. 刘舸:《上帝的权威——希伯来神话对巴比伦神话的吸收、改造及原因》[J],《湘潭大学学报》,2000,(24)。
48. 曾琼:《试论古希伯来〈旧约〉文学中神人关系的悖反——与古代西亚两河流域文学比较的视野》[J],《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6)。

## 致 谢

在本文书稿即将完成之际，三年的研究生生活已接近尾声。三年来，在山东大学，我有幸聆听诸位老师、前辈的谆谆教诲，获益匪浅。虽然已经工作多年，这仍将是我一生中永远难以忘怀的宝贵财富。感谢山东大学使我能够有机会在这里求学，进步。

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顾奎斋教授，从选题到查找资料再到文章框架的确定和论文的修改，每次他都不厌其烦，给予精心指导。在本文写作修改过程中，大到文章通篇谋划布局，小到遣词造句以至标点，导师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没有他的指导和帮助，本论文不会以现在的状态呈现。顾老师不仅在学业上对我言传身教，严格要求，在思想和生活上也给予了我很大的鼓励和帮助。他严谨的治学态度，高尚的道德品格，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同时，我还要感谢同学们在论文写作过程中给予我必要的指点和帮助。他们对本文提出了不少建议，在文章的写作角度和写作计划的完善方面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最后，我还要感谢我的家人对我学业的支持和鼓励，正是由于众人的关爱和帮助，我才得以完成学业和论文，但愿不辜负大家的期待和厚爱。谢谢！！

张 蕾

2008年5月